

中日文学交往中的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

狄霞晨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，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，他们心中都有两个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的故乡，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。

数月来，中日两国人民被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物资上的诗句所感动。日本驰援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、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”、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……中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“应知扶桑东，明朝浴晴日”、“青山一道，同担风雨”、“九州何处远，万里若乘空”……这些雅致的汉诗，将两国民众最美好的支持与祝愿传递到了对方心中。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交往之中，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。

唐诗中的休戚与共

日本人之所以喜欢用汉诗来表达关怀，与中国文学传统深有关联。中国是诗歌的国度，古代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极为丰富。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”出自《诗经》，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出自王昌龄的《送柴侍郎》。中国诗歌中，类似的还有“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”、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、“相知无远近，万里尚为邻”、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”、“我心随月光，写君庭中央”、“同气连枝，珍重待春风”、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、“若知四海皆兄弟，何处相逢非故人”、“天台立本无情隔，一树花开两地芳”等诗句，都表达了休戚与共的关怀与支持。

中日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时代莫过于唐朝。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，每次赴华人数多以百计。唐代是诗歌盛世，诗赋是

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，吟诗作赋也成为了唐人必备的人文素养。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，奈良时代的日本首都奈良，便是仿照长安所建，汉诗也成为了日本皇室、公卿贵族、高级僧侣及上层文人之间唱酬的风尚。在江户时代(1603—1868)以前，日本的汉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，汉文书写与社会地位之间有强烈关联。

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出自日本长屋王。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载：“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，(造)千袈裟，(来施)此国大德众僧，其袈裟(缘)上绣着四句曰：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。寄诸佛子，共结来缘。”希望中国高僧能够去日本传授佛法。《隆兴佛教编年通论》记载：“鉴真受其衣，叹外国人有佛种性，欲往化之。”鉴真从743年开始东渡，五次失败，终于在753年抵达日本，引起轰动。他双目失明，却仍在日本弘扬佛教及中国文化十年，763年圆寂于唐招提寺，被尊为“文化之父”、“律宗之祖”。鉴真圆寂后，日本人纷纷写诗悼念。石上宅嗣在《五言同伤大和上》中悲叹：“招提禅草歇，戒院觉花空。生死悲含恨，真如欢岂穷。”鉴真圆寂后，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谢了，人世间的生死虽可恨，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无穷无尽的。日本高僧元开也在诗中满怀感恩地怀念鉴真：“我是无明客，长迷有漏津。今朝蒙善诱，怀抱绝埃尘。”言鉴真虽然双目失明，却用佛法让自己这位本来“无明”之人获得了“光明”，超凡脱俗的他对自己循循善诱，从而深受受益。藤原刷雄的《五言伤大和上》中有“万里传灯照，



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

风云远国香”两句，是对鉴真不辞千万里来到日本弘法，留下万世馨香的赞美。如今，唐招提寺中依然种植着鉴真故乡扬州的琼花，这也是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的另一种表达了。

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之后，与中国诗人也多有诗歌唱酬。阿倍仲麻吕(698—770)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。716年，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，改名晁衡。他爱慕中国之风，在大唐进士及第。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，授与左补阙等要职，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，终老于长安。他与李白、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有交往，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。751年，他回国探亲之请得到了唐玄宗的准许。临别前，王维赠诗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，诗中有“乡树扶桑外，主人孤岛中”两句，可谓推心置腹之语。字面意为：故乡的树木在扶桑国的大地上，主人的家在孤岛之中。晁衡在长安多年，长安已是他的第二故乡。若不是“且认他乡作故乡”，晁衡怎会再度回到长安？王维知其心意，所以用“乡树扶桑外”来安慰他：如果思念中国，看看日本的树木，不也和中国一样吗？

晁衡心中也对大唐充满了

留恋，作诗《衔命还国作》，其中“蓬莱乡路远，若木故园林”两句便与王维的“乡树扶桑外，主人孤岛中”相呼应。“蓬莱”是中国神话中的海外仙山，代指日本。“扶桑”与“若木”都是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神树。东有扶桑，西有若木。中国在日本的西边，“若木故园林”便有以长安为故乡之意，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留恋。

李白与晁衡也是朋友。晁衡赠衣于李白，太白有诗曰“身着日本裘，昂藏出风尘”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753年，长安误传晁衡在海上遇难，李白为此痛哭，作诗《哭晁衡》。其中“明月不归沉碧海，白云愁色满苍梧”两句尤为情真意切。在李白心中，晁衡是一轮明月，他的离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；自己是一片云，愁云满面，悲痛万分。好在这只是误传，晁衡平安回国后读到李白之诗，也是百感交集，作诗《望乡》。在日本写“望乡”，便寄托了对第二故乡中国的怀念。诗中“一片望乡情，尽付水天处”两句，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近邻如亲的关系，以及自己对中国的拳拳真情表露无遗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，还是终老于

中国的晁衡，他们心中都有两个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的故乡，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。无论是在日本文人对中国鉴真和尚的怀念感恩之中，还是中国文人对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谊之中，汉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鉴真与晁衡这两位中日文化交往史上的巨人，也因中日诗歌交往更添光辉。

日本小说中的汉诗传统

日本文学的汉诗传统源远流长。除了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之外，日本文学中还有“自言四海皆兄弟，不愁异国隔山川”、“更怜去故乡，蹈海求良匹”等许多表达类似关怀的汉诗。正是因为这些汉诗的出现，让经历了白话文运动而对文言渐渐疏远的国人感到讶异。其实，比起白话汉语，更多的日本文人可能更熟悉文言。日本汉学学者学习中国的语言典籍，通常以《昭明文选》《白氏长庆集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等诗文集作为教材。很多日本著名汉学家能用文言文撰写高水准的汉诗文，却不能开口说日常的汉语口语。对于更多没有学过汉语的日本人而言，汉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，已经成为了一种深植于心的中国情结和文化符号。尽管后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，汉诗在日本文学中却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。

日本历史上朝代众多，每个时代统治者的立场不同，

(下转6版) ➔

◀ (上接4版)

“如果说军团病是对过于自大的公共卫生行业的一则警示，那么艾滋病彻底让人明白，在先进的技术社会中，尽管有疫苗、抗生素和其他医疗技术，传染病却并没有被消灭，反而持续地在威胁着我们”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森瑟尔说：“我们曾期待当代科学战无不胜，可以使所有困难迎刃而解，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。”的确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

进步，使传染病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对流感的生态学、免疫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，能准确把握疫病模型，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流行病的趋势。尽管，科学家已经从1918年大流感的H1N1病毒中提取了遗传物质，对其病理学和流行病学也有了充分的解释，但依然无法回答，为什么1918年大流感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轻人？因为该病毒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传染性，这成为一个弥久的科学谜题。同样，费城军团病的疫情调

查最后也以失败告终，构成20世纪“流行病学最大的一个谜”。科学家认为“近几十年来，流感大流行继续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，暴露了科学知识的一些根本性缺陷”，致使科学家至今无法确定流感暴发的决定因素和出现概率。

霍尼斯鲍姆无不忧虑地说：“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。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：

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，而在于何时出现。瘟疫或许无法预测，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。”2009年H1N1疫情过后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两种H1N1猪流感病毒发生重组后，可能会引发全球流感大暴发，为此启动了防备计划。然而，直到2019年4月《人类大瘟疫》英文版出版，世界卫生组织预言的大流行也未发生，这引发人们指责世界卫生组织“捏造”流感的预警，是在帮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利益集团。

1946年，在《鼠疫》的结尾，加缪借里厄医生的思考表述了他对瘟疫会重新到来忧虑：

他知道，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：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，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，它能在房间、地窖、皮箱、手帕和废纸堆耐心地潜伏守候。

下次疫情一定会来的，问题是，我们得做好准备，从容应对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